

■陈 玲

重磅



封底右下角上架指南上，标注得非常清晰——“少儿文学”，而年纪一大把的我却天天痴痴傻傻地捧着，将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看了两遍，连作者的简介都仔仔细细看了，尽管作者是熟人，是我们的谢老师。

合上书页，纳闷得直想拨通老师的电话，问个究竟。老师是位大作家，更是枚粗砺的大老爷们儿，笔触怎可细腻如少女游离指尖的发丝，想象力怎可天马行空如少女枕边幽怨的梦幻？脑子里常浮现一场景，每每都忍不住掩嘴窃笑。夜深人静，身板高大神情威严的谢老师正勾背挑灯，圆实粗笨的手指呈兰花状，轻拈一绣花针一针一线，一线一针细细穿、丝丝引，专注的神情，细腻的心思，绝不亚于胡令能笔下的婉约绣娘，身下的绣障何止引得黄莺下柳条。

洋洋洒洒十三万字，六十篇形形色

故里草木深

——读谢宗玉的《涂满阳光的村事》

异的描写，字字句句，一段一章，浸透了浓浓的乡土气息，如一坛陈年老酒，将多年蛰伏于钢筋水泥丛林的我灌醒。麻木到再也感知不到四季，混沌度日的我，竟又能清晰地嗅到烈日下鱼塘边弥漫的甜甜草香味，看到年少的自己在半晴半雨的天空下奔跑嚎叫的身影，回到那一个个一家人围坐火炉的雪夜，看着炉火把手指照成玉的模样，将脸庞映成年画的色彩。

农村的孩子，从小到大，身侧都会飞舞着许多小飞物，如麻雀、蜻蜓、布谷鸟、叫天子……这些见怪不怪，看似平常的小飞物，在老师的笔下一个个都灵魂附体，伴随那个阳光、羞涩、敏感的小男孩一起欢笑，一起叫唤，一起哭泣，一起恹惶。

记忆中的豆娘，也就是形似蜻蜓比蜻蜓略小些的一类飞物，老师笔下的豆娘成了“前世受了冤屈的绝色女子，因思谋不出报复的法子，今世化作豆娘，一副柔柔弱弱、哀哀怨怨的模样，让人看了，再粗砺的心也一下子汤汤水水起来，柔软得不行……”这样的豆娘，让小男孩太过怜爱，呆呆地与之独处，看着它们款款地飞，无声无息地飞，一点点地把自己的魂儿勾走。末了，寂寞就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被淹没的小男孩，只能无助地放声恸哭。

懂音律善合唱的秧雀，将每个酷暑难当的日子都啾啾得清凉如许。塘边钓鱼时在头顶团飞的蜻蜓，让小男孩挨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漫长的午后。每年捉金脊蜂的季节，都是撒播爱的时节，最不怕痛，捉蜂最多的小男孩成了村里的英雄，那时候痴痴的他还不懂爱情，傻傻地以为，把金脊蜂送给村里最可爱的女孩，女孩就会一辈子跟他在一起。

豌豆成了会伤心的植物，“从一出

生，就是一副伤心的模样，披着一身伤心的绿”，“还有它一根根游丝般的触须，就像一声声叹息”，“唯独豌豆长得如红楼里的林妹妹，一场雪后必有一场痛，一场病”。读到《豌豆》这篇，我整个人都不好了，老师将一整坡伤心的豌豆种进书里，也将忧郁种满了我的心田。和老师一样，很遗憾自己不能打破人物之界，不能长成一株植物。如果能，我就可以问问豌豆，它为何要长得如此伤心，一生的虚柔、懦弱，到了最后，是怎样凝聚成一颗坚硬饱满的结果的。

万物有灵。不是吗？永远一棵修心炼性姿态的棕树，它远离莺莺燕燕花花草草，寡合于人的特质，即使生活在喧嚣闹市，它们也会高挺云端，留给自己一片小小的清静蓝天。在苦难中磨砺，在磨砺中等待结束的车前草，生命坚韧到让人心疼。味道清苦却涤秽明心的苦瓜，虽一辈子一副苦相，到老时黄了裂了，却包藏一捧沁人的甜瓤……

故乡艳阳下的日子光影婆娑。青蛙跃上浮莲。嫁进村三天后，丈夫就被抓了丁的厅屋婆婆，如光柱里的一圈尘埃，在世间漂浮一遭。阳光暴像沙尘般肆无忌惮打在皮肉上，一垄子半大不大的伢子光着膀子，朝着秧田里的兰花妹妹傻傻地笑。窗台上逆光中的那只猫，让躺在床上的三岁小男孩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恐惧……

故乡飘雪的日子，冷得彻心彻骨，但母亲在家的時候，再大的风雪，小男孩心都暖得烫贴。

干不完的农活，捉不完的鱼儿，欢乐的童年，忧郁的岁月……可是，一切的一切，如死了的池塘，荒废的西墙，面目全非的村庄。小男孩回不去了。我们都回不去了。

《没眼人》：眼没了，心就亮了

刘 蔚

《没眼人》和亚妮的名字首先是在朋友圈被“引爆”。亚妮，她曾是浙江卫视最火的女主持人，突然消失10年，卖了房，欠了债，只为山西左权县的11个盲人——他们是一群被当地人称作“没眼人”的流浪者和卖唱人。亚妮用十年的时间跟踪拍摄这些人，记录没眼人口口相传的那些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小调和原生的演唱方式。

关于没眼人的纪录片仍在拍摄中，11个没眼人中49岁的“肉三”和77岁的“屎蛋”已经相继离世，先行问世的是同名书籍。托作者亚妮身兼导演的福，书中除去简洁生动的文字之外，还配有大量的照片，因此，尽管只是静静的一本书，却让读者看到

一出出动态的戏。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西左权，背景幕布是“漫川的桃花红，满沟的杏花白，间隙点缀的青绿泛着鲜鲜亮亮的油光”，主角是11个没眼人及他们的亲人、爱人、孩子，平常上演的是走山、卖唱的生活；精彩的剧情是两场葬礼、四段爱情；插科打诨的两场群架、几段拍摄中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是为烘托。而贯穿全场的是没眼人张嘴就来的辽州小调，犹如电影中的配乐，点睛之笔，神来之效，所有的一切融合在一起，勾勒出没眼人嘻笑怒骂、悲欢离合的前世今生。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常常拍着拍着，戏里戏外就分不清了。

电影里的故事和故事里的电影，都

是传奇！

拍电影是“疯子才干的事”，拍到末了，身兼编剧、导演、制片人的杭州女人，几近倾家荡产。早年，她是带着百十来号人的摄制组进山，而最近一次的进山年饭，只剩下了她孤身一人。拍摄之初就有朋友警告过她，可亚妮认了，并且坚持继续拍下去：“有人问我拍没眼人的真正动机，其实十年前没有，十年后也没有。我只想让更多人看一眼洒在那片原生态土地上的阳光，感受一下那种尚未污染的快乐和自由。”

读完全书，我想我懂了亚妮。

就像老屎蛋说的：你们有眼人就不知道，这世上好些事是不用眼看哩。眼没了，心就亮了。

【书香一瓣】

“段”章取“议”

1、未来的好小说，是一个肯定存在，但却隐藏在人智识与经验迷雾中，难以踪迹。简略地说，在我看来，和很多小说批评所说不同，在小说世界里，就内容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小说并不是踪迹多变的现实生活，把那些社会或个人生活中表象上的多彩与纷繁，纳入到小

说中去就能使得作品具有新鲜奇异的品质。

——阿来说

2、经验，它应该是一个广博、复杂得多的东西，一个类似海洋的体系。它应该包括所有存于我们脑海里的影像、气味、声音，包括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说：“这篇小说看起来太虚假”时，我们就在动用这个经验，当我们要让人物说出一句符合他的身份（而不是符合我们自己的爱好）的话时，我们也在动用经验。只

有如此定义“经验”，我们才能说写作要依据经验。因为没有这种经验，我们根本没有原料，也无从判断。

——张惠雯说

3、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心灵的外化，是精神能量的聚集。故诗人称“语言意识是诗人的唯一意识”，即使诗人倾心于沉默，也只能借助于语言。如同画家对颜色敏感，音乐家对声音敏感。诗人，只能对语言敏感。

——韩作荣说

主打

丰饶而诗意的世界

——读《纸上的房间》

陶群力



王祥夫是我喜爱的一位作家，一个写短篇小说的高手。先生写小说，他年幼时还就拜了画家朱可梅学画，痴迷水墨、玩古玩，当然，也写散文。先生是那种感情丰富，真挚之人。

《纸上的房间》共收入了先生四十九篇散文随笔，并由金宇澄作序，每篇文章后面，都附上一幅先生自画的小画。手捧一册带有墨香的《纸上的房间》，真是欢喜的不得了，也不由得你不欢喜。看书中那五十张画，好像看到了先生或立、或坐在画案旁，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画笔，一点，一点，又或者酣畅淋漓地泼墨于宣纸之上——但见满目云山、一川青烟；小桥人家、淙淙石泉；或写意山水、或工笔草虫。余以为，看这本书，可以先领略其画，再看书中的文章；点上沉香，泡一杯明前茶，那是最好不过。

先生作画，写小说，我常为他所营造的意蕴所折服，他善于意象的创构、隐喻的掌控。看了这本书，对祥夫的了解似是又多了一些，下面，来看一段他写的小文《本色》：

白石老人是本色的，诗书画印，再加上坊间有关他的种种传奇，综合在一处，老人一辈子的行止都是那样本色，手里的朱漆杖，胸前的小青玉葫芦，头上的黑色小额帽，还有老人身上穿的那褰褪了色的长衫，或在炎夏，老人穿了白布短裤褂坐在那里，脚下是趿鞋，手里是用旧布缘了边的芭蕉扇，简直是没一点点大师色彩，而大师就在这里！……白石老人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博大而瑰丽的世界，在老人的世界里、花鸟草虫、山水亭林、人物佛道、诗歌篆刻，样样都有他自己的主张在里边。

读罢这篇《本色》，仿佛白石老人从画中走来，用“简括用力”，用“传神入微”，用“形象生动”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再贴切不过了。作者真乃文章高手，写人叙事从从容容。再来看《纸上的房间》——

很喜欢王时敏的一幅画，画面上重山叠嶂，林木相当的幽深，当然还有细细亮亮的泉水从山上一级一级很有耐心地跌落。林木之中有小屋数椽，有一眉清目秀书生模样的人正在里边捧着书读。那山，那水，那画中的幽气真是让人想在世间找这么一处好地方，也好让人能在那里听听泉，读读书，写写字，看看帖，寻寻涧边细如发丝的幽草，访访世上大如车轮的奇花，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但世上没有这样的好地方……文人们的书屋大多也都建筑在纸上，所以这些房子只能叫做是纸上的房间。文人们也只好在纸上建筑他们的房间，他们总是有很多的想法，而又无法一砖一瓦地真正实现起来。

读《纸上的房间》，你会发现一个新的王祥夫，不同于那个写小说的王祥夫，写小说的那个王祥夫，是狡黠、智慧的；而散文中的这个王祥夫，是文人范儿十足的，是真性情，耿直的、幽默风趣的。